

卷之三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五十一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在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

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

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



定會稽

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表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 獻帝春秋曰表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曷瑜皎負謙曷三子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緄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守爲衆所附至

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耀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



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  
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  
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  
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  
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  
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  
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  
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  
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  
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其興  
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  
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

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  
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  
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  
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  
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  
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  
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  
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  
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  
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  
爲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



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為滕胤所殺儀為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眾以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尊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之業而慮水道汭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

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鉄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賂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其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



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表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

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

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爲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卽棄守歸賁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 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爲表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

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

江表傳曰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



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爲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卽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

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

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攻績脩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

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卽解燮用得濟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爲阜陵長亦見江表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爲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詣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爲大將軍



參軍是時賴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耽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爲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

江表傳曰策旣平定江東逐袁胤表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卽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

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



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數歲卒子興昭偉斯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  
司空辟

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  
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後卒為左右邊  
鴻所殺鴻亦即誅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媯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  
傳中

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

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

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

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

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  
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

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  
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啓送匡還吳權

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 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

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為定武中郎

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



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  
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  
爲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

子恭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  
矢死恭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皓意  
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  
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  
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干寶晉紀曰秀在晉  
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  
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  
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

降爲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  
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  
賜姓爲孫列之屬籍

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爲孫河質性忠  
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爲前驅後領  
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  
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  
後爲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  
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



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  
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  
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相公  
不能救則相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  
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  
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  
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  
或能譏平反皮柄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  
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  
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  
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

王築臺以尊郭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  
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  
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  
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  
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爲權所害  
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憲故孝廉馮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楊皆禮致之覽爲  
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  
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踈遠而責  
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  
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  
覽員



吳歷曰：嬖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言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又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遂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

遂之

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



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卽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去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

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卽赴討者皓歎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爲車騎將軍封丹楊侯

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 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

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相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義應對權常稱爲宗室顏淵擢爲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牛馬器械甚衆

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



山盈谷栢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栢斬上堦道截其  
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栢尚  
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栢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  
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吳書曰栢弟峻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爲定武中郎  
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  
慎鎮南將軍慎子永字顯世 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  
作螢火賦行於世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歸命世  
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  
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也  
吳平赴洛爲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爲成都王  
大都督請丞爲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  
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  
云



萬曆丙申三月初一日校

夢禎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五十一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侍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



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  
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  
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  
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  
也何解臣子爲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  
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  
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  
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  
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  
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  
放猶拾瀋也通辭在前悔其何追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  
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楊士昭皆南渡江孫  
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毋如比肩之舊文  
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  
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爲校尉待以師友之禮

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  
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  
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  
之

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  
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授任如前

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爲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

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閒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

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憶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



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

江表傳曰權既卽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憲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

厄運初邁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興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



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

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往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爲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



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  
焚滅豈不悖哉

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  
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服權素服  
臨弔謚曰文侯

典略曰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  
平正言之信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  
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  
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  
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  
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  
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

正平  
嗤之

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  
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  
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畷相友善權為驃騎  
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  
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  
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  
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

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後以衛尉  
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  
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

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  
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  
萬曆二十四年刊



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婚

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

生女權爲子和納之權數令和脩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爲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

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爲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二典

軍事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僞險詖休素所忿

吳錄云弘會稽人也

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

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

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雍之所歎因以爲字焉

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



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  
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  
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  
武四年迎母於吳旣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  
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  
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  
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  
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  
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  
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  
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  
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

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  
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

江表傳曰權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  
施行卽與相反覆寃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  
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  
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  
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  
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  
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  
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詣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  
漸作威福遂造作推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



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  
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  
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  
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  
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  
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  
下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  
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  
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  
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  
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徐衆評曰雍不以呂壹見

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  
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  
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國患疾惡忠  
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  
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  
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無私恨無所為嫌故詈  
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  
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自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  
叙也

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  
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  
不起故上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



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以明著舊勲

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爲東南名士仕吳爲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兄子禹字孟著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脣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啓方今畜養亡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

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盤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微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爲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趣



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今年老致仕悌  
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  
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至則臨書垂涕聲  
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衣一襲  
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  
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  
卒悌四子彥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衆尚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  
敦卜靜等皆亞焉

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  
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爲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  
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剡令

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  
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  
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  
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  
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諡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  
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  
大喪親爲制服結經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  
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  
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諡  
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

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爲郡  
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



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爲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爲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

陸機爲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竒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

赤烏中代恪爲左節度

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爲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脩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

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



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表益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  
益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  
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  
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  
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將  
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  
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爲將因敵旣住乃進  
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  
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  
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爲典軍陳恂詐增張休  
領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爲譚故沉吟不  
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

言其與乎 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  
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

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  
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  
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拜騎都尉  
領羽林兵後爲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  
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爲侍中芍陂之  
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  
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



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

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麤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付度之畢以呈權

十年權

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忙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蹙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

試為

柯立決

與海



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臣松之云以爲劉后以庸蜀爲關河荆楚爲維翰開羽揚  
兵河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爲威聲遠震  
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爲翦宗子勤王之  
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  
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  
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  
載之於篇寔爲辭章之費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  
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  
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

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  
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  
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  
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  
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  
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卽封示子瑜并手筆與  
子瑜卽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  
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  
知卿意

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

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  
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仗之



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勲亦以全師保境爲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不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

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臣松之以爲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爲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爲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

赤烏四年年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

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爲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擣菹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



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

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鼃鳴童謠曰白鼃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剖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

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

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

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長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查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

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

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

萬曆二十四年刊

吳志七



吳書曰歲餘隲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峻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爲當時英俊

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

吳書曰權爲徐州牧以隲爲治中從事舉茂才

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隲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閭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隲上益陽備旣敗績

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隲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隲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

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



擢以爲選舉號爲得才求出補吏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  
徵爲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

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  
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  
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  
載車齊國旣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  
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  
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  
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  
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  
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  
求瑕重案深誣趣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

以使民跼天踳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  
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  
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遠怨夫  
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  
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  
務在得情騰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  
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  
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  
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  
四日赤鳥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  
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  
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



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隲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

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此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隲所言云每讀步隲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一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



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荆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畷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

矣至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諤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旣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



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趣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

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蹇方直動不為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問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萬曆丙申三月三日校

夢禎



張顧諸葛亮傳卷第七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吳書

國志五十三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爲掾皆稱疾不就

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爲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耻爲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



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陣絃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絃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絃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欵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爲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絃爲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絃爲九江太守絃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

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絃諫以爲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卽表權爲討

曹公此時實未  
皇於江表特以  
孫策新喪恐嚇

以堅其西附耳

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絃輔權內附出絃爲會稽東部都尉

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絃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絃與張昭草創撰作絃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勲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旣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絃之部或以絃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絃孝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絃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絃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爲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



奉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絃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絃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絃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絃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絃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後權以絃爲長史從征合肥

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絃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

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絃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疆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搃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絃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絃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絃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

江表傳曰絃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



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闕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

威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感其易同之歡

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



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太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著詩賦銘諫十餘篇

吳書曰絃見柗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旣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

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絃

玄子尚

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

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晏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爲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栢舟惟栢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鷲小者有鷦鷯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



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

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絃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峻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志林曰權又試峻騎上馬墮鞍

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稱尊號峻嘗爲衛

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甚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爲尚書令後卒

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

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相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荅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各儒以禮徵



秉旣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  
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旣還秉從容進說登  
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  
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  
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  
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  
云

吳錄曰崇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  
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  
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  
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以

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  
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  
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旣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  
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  
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爲中  
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  
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  
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  
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  
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  
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



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

宜有此舉動宜寬宥

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關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卽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卽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太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爲長幼也微耳

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楊唐

固亦脩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

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遂改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爲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旣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



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荅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  
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江表傳曰費禕聘於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

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覲面目耳



然唐世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  
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辨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  
角璣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  
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  
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  
髡取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  
豐槪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  
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  
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  
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  
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  
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

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歲  
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  
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  
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  
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  
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車南征平討之  
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  
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  
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  
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  
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  
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



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恩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

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濘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旣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



乙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  
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  
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

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  
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  
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  
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  
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  
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珣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  
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  
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  
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

及其是之謂乎

珣弟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卽位爲散騎中常侍  
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  
領少傅建衡二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  
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縣縣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  
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  
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  
拯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  
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  
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  
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  
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



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  
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珣忝千里受  
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  
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  
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髣髴瞻彼  
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  
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  
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  
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  
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  
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  
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

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  
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  
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山為將復  
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  
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  
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  
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之  
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  
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  
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  
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  
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



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佃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叙為散騎常侍荅問處當皆有條理

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王隱晉書曰瑩字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楊尹尚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丙申二月朔清晨校

夢禎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  
辟公府後爲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川李膺荀  
緄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  
書令遂登太尉 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  
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  
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旣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  
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爲河內太守在公  
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  
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



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楊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表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卽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楊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

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



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表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  
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  
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  
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  
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令將軍承父兄餘資  
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  
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  
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  
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  
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  
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  
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

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  
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  
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  
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  
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  
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  
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  
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  
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  
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  
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



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表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比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爲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



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闇同  
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  
衆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爲攘肅之  
善也

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  
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  
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  
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  
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  
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  
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薄然  
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  
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  
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  
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  
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耳  
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  
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  
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  
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  
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



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  
 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  
 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  
 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  
 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  
 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  
 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  
 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  
 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

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  
 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  
 川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  
 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  
 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  
 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  
 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  
 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  
 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  
 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  
 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  
 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



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

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

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楊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聞



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舡  
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  
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  
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  
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  
舡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  
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  
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  
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  
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  
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

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  
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  
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  
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  
於鄧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  
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  
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  
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懇  
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  
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  
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旬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



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愆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嚙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表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



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旣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楊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

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楊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相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相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



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與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問曹公已

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曰：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

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



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各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表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卽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 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

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趣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



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  
 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  
 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  
 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陪  
 之日所懷盡矣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  
 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  
 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  
 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  
 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  
 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

秋云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所載  
 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  
 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  
 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  
 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  
 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仍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翼憑  
 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  
 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  
 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隣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  
 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



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勦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

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隙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

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

吳書曰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



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旣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竒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

薄者欲并合之蒙陰除貲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且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其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



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感擊獲馬三百匹  
 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  
 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  
 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  
 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  
 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  
 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  
 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  
 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  
 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  
 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

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  
 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  
 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  
 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  
 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  
 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  
 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  
 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  
 傳畧皆上口稷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  
 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



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士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爲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爲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

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旣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



聞城已拔仍退權嘉其功卽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鴟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鄢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鄢

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鯁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



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疆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壤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

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各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許以糧之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



盡伏其精兵鱗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

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青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



徑路卽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

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旣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卽駁



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  
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  
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  
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  
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  
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  
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怒  
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  
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  
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  
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諳郝普禽關羽最其妙  
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  
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丙申二月初七日校完

夢禎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  
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  
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  
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  
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  
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  
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  
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  
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勲於  
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  
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



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  
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  
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  
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  
寇將軍卒

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卽日病癘百餘日卒  
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  
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  
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學書疏講兵事

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

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掾甲周旋蹈刃  
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  
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  
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  
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  
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  
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  
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  
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  
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  
平定遷丹楊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  
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



建策火攻語在瑜傳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憶水爲吳軍人所  
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  
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  
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  
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  
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  
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  
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今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

以便弓馬有膂力

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爲別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  
終於堅世爲別部司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  
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  
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  
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  
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  
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  
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  
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



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爲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爲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軟血與共盟誓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爲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爲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

謂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名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毋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

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疆有膽略器用好萬



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

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卽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卽



勅以已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卻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 孫盛曰昔三良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旣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



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  
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  
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  
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  
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  
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  
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  
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  
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  
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  
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  
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  
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  
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  
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  
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  
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  
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上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  
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  
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  
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

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



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  
 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  
 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  
 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否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  
 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  
 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鄱  
 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  
 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  
 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拼閭  
 大繼繫石為砥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  
 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  
 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

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之功  
 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  
 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  
 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  
 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壽寧為吏舉計掾補蜀郡  
 丞項之棄官歸家

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  
 弓弩負毘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  
 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



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爲之置酒謂曰吾

薦子者數矣王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爲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版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

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



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云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

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歎唾不敢涉水涉水卽是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



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  
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  
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  
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卽起拜持酒  
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  
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衆  
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  
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  
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  
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  
以觀卿膽耳卽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

典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  
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  
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  
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  
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  
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  
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  
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卽還後寧齎  
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



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  
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母  
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  
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  
素至孝聞母言卽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  
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  
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冶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  
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  
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  
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

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  
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  
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  
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  
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  
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  
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  
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  
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  
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  
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  
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



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便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

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彊荆吳僭儼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



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畧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踳礫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旣

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呂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園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于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



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璋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

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末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



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皂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

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名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彘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



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眾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道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徒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丙申四月立夏日校

夢禎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楊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



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  
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  
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  
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  
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  
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  
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  
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  
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

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  
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  
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

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  
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  
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  
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閩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  
趣良用撫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  
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  
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  
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  
親違萬安之計劃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  
易圖失機毫釐老以千里豈不惜哉

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  
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



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楊深地頗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爲校尉領兵旣嗣父爵遷偏將軍

吳書曰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

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爲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策乞以爲嗣策命丹楊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楊爲臨川郡然爲太守

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

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瞻守有餘愚



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池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

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卽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兖州牧頃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相中

襄陽記曰相音如租稅之租相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隰汚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相中

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  
年再出爲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  
違不說質等爲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  
於魏爲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  
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  
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

九年復征相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  
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  
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  
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  
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旣獻捷群臣  
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

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  
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絜其所文采惟施軍  
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  
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  
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  
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  
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書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  
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  
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  
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  
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



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  
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  
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  
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  
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  
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  
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  
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  
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  
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  
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  
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

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  
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  
上大將軍都護督白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  
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  
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  
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  
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  
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  
謙謂範爲表氏胡侯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  
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  
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



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楊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竿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吳遷都督

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某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禱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疆族嚴白虎交通

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

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卽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



五十六 萬中  
七  
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楊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薄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爲先不足爲損避素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



乞爲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緝緝聞

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旣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



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人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

周魴謫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二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



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

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

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

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將鬚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鬚也權大突

桓性護前恥爲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



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騶裊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

後拜騎都尉代栢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所聞

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

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

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爲孫綝所枉害



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栢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栢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丙申四月初九日校 夢禎

朱治朱然呂範朱栢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訊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



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

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經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爲大異

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策

江表傳曰策嘗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鳥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

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柰何荅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卽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襦葛巾與敵相見謂歆曰君自料名



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  
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  
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  
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  
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  
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旣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  
策旣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  
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  
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  
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  
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  
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

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  
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

以爲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歆之

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

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寔由孫策初起名微

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

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

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

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荅曰孤不如王會稽

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

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

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荅云當去此說爲勝



也翻出歆遣吏迎策二說有不同

翻出爲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

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高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高 會稽典錄載翻說高曰討逆明府不竟 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口之命爲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高退 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爲功曹與本傳不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曹公爲司空辟皆不就 吳書曰翻間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污良家邪遂拒不

受

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 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旣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



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  
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  
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  
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  
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  
權悵然不平

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  
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  
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  
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  
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  
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

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  
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  
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  
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  
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  
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  
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  
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  
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  
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  
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  
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



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翻別傳曰權卽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雨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輔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

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績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濶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



靈之際穎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恠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泚頰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泚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

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恠也王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註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耻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



理其滯 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  
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  
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  
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謂荀  
爽之別名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  
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

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  
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  
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  
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  
固在襁褓中闕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

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温翻  
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  
之爲懿其美優矣今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  
固爲左御史大夫孫皓卽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  
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  
孫潭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  
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  
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  
奪駱統爲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比權許焉陵子  
平字伯先童齒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楊  
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爲丞稍遷武  
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初平爲恪從事意甚



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爲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吳書曰翻雖在徒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趣取今去入財以求馬旣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徒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没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歸葬舊墓妻子得還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



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般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楊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暮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

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吐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士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劄歿候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旣然矣賴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



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牖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大伯之儔邪且大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卽作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曰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旣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

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遠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鄞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盜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荆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



王景帝四年漚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  
因以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  
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  
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  
在己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  
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遙拜清  
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爲散騎中  
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巖病卒

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綝  
廢幼主迎立瑯琊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  
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

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  
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群下搖蕩  
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  
休初卽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扶  
巖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弟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  
吳郡陸機於童齒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  
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  
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弟中夏督景  
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奧晉陽秋稱譚清貞有  
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



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  
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  
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  
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  
索良才於摠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  
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  
黨並遵行之

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會稽典錄曰昺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  
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  
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  
濟陰抑彊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  
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  
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

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  
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  
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



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等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楚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邁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敷長水校尉

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曰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

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姦讖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



權東曹掾卒温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温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温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

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摠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許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忿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旣陰銜温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



甲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  
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

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

豔彪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  
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温虛已待之旣至顯授有  
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  
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  
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温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  
温之黨卽就疵較爲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二郡指爲吏容  
反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槩戟獎以威柄乃便到  
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統帳帳下解煩兵五千  
人付之後聞曹不自出淮泗故豫勅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內

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之  
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  
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  
已又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  
賈國恩爲已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令斥  
還本郡以爲屬吏嗚呼温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又於宮  
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  
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  
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  
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  
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



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諳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賢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美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乎

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



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  
温彈之不公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  
驗也靖兵眾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  
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  
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  
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眾亦不驗臣竊念  
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  
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  
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毀  
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  
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  
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

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  
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  
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  
温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温俱廢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  
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温意  
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  
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  
分 臣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温  
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  
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  
被褐韞寶控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冲用之道庸



可暫替温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旣疾温名盛而駱統方驟  
言其美至云卓躒冠群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  
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温姊妹三人  
皆有節行爲温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  
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  
爲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袁術所害

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  
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群  
賊並起陳與北界奸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  
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就俊求糧  
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

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  
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  
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嫡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  
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  
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  
姊曰誠如何不告我而自苦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  
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  
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  
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  
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  
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  
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



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  
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  
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  
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  
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  
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  
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  
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淩  
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  
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  
有温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  
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

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  
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  
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  
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  
之旣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  
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  
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  
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  
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  
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  
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  
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末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



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  
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  
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  
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  
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  
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  
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二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  
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

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  
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

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  
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  
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  
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  
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輟錄用之時也若令善  
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  
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  
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  
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  
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  
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



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

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憂於宗修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



時爲選曹尚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爲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絕漂沒著岸爲魏軍

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柰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



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  
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  
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  
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  
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  
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  
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  
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  
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  
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  
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  
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

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  
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  
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  
立思子之官無所復及矣

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  
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  
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  
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  
陸續之於揚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  
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  
用致艱患洛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



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雁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丙申四月八日校

夢禎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卷之四